

· 獨幕話劇 ·

月 亮 灣

劉 燧等集體創作

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1
· 獨幕話劇 ·

月 亮 灣

劉 燧
溫 和 集體創作
劉 小 石

劉 燧 著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瀋陽

編號: 3846

月 亮 灣

作 者: 劉 燧 等

出版者: 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(瀋陽市馬路旁)

發行者: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(瀋陽市馬路旁)

印刷者: 瀋陽鐵路印刷廠

字數: 23,800 一九五三年九月第 一 版

1—10,000 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: 1,500元

8

時間：一九五三年初夏

地點：遼東的一個自然村——月亮灣

人物：楊春海——二十五歲，村長，互助組長，黨員。（簡稱海）

楊母——五十多歲。（簡稱母）

老謝頭——五十多歲，老農民。（簡稱謝）

鳳梅——二十一歲，謝的女兒，團員。（簡稱梅）

于支書——三十多歲，黨支部書記。（簡稱于）

馬元貴——三十多歲，謝的遠支外甥，村水利委員。（簡稱馬）

老戴太太——五十多歲。（簡稱戴）

老宋頭——六十多歲，老農民。（簡稱宋）

羣 衆——甲、乙、丙。

佈景：一座小院落。舞台深處是通向院外的大門，大門外有樹，遠處可以看到水田。院內左側是老謝頭住的房子，窗下有葡萄架——自然地搭成一個涼棚，棚下有板鋪。院內右側是三間房，靠大門那間半是楊春海家；另一間半是住着老戴太太。房後有一棵大柳樹伸向院內，樹蔭下放著板凳、高桌等。牆外放著一些木杆子。

幕啓：午間，家家剛吃完了飯，楊母戴著花鏡在樹下做針綫活——給海做襯衫。老謝頭上，心中不悅，望了望楊母，整理了一下葡萄架下的板鋪，便躺下睡了。

母：（放下針綫活，至大門口向外望了一下，自語）春海也不跑哪國去了！連晌飯都不顧吃了……（仍坐在原處做針綫活。片刻，鳳梅自屋內邊剪字邊上）

梅：（欲進戴屋，見楊母做活）大娘，還沒做完哪？

母：沒有呢。

梅：眼看就要開選舉大會了，春海能穿上新汗衫啊？

母：差不多了，就剩了上袖、上領啦！

梅：哎，等我有空，我幫妳做吧！（走到戴窗前）

母：行啊，妳是個大忙人……（望梅笑了）

梅：（望窗裏）戴大娘，字兒剪的怎麼樣啦？

（戴聲：剩最後一個了，就完。）

梅：戴大娘，我看看……（戴應：手持白紙剪的字和剪子上）

戴：哟，妳都剪完了，真快！老丫頭若不上學，早就給剪出來啦。（把

剪完的字給梅）我這可是照葫蘆畫瓢呀，能行啊？

梅：行。（看剪完的字）

戴：（忽然想起）呀，明天就要公佈候選人名單了，還差一個候選人沒討論好咧！

梅：今天下晚最後討論。（戴應）（唸字）「……選舉大……」

戴：（手持正在剪的「會」字）啊？這是「會」？

梅：對。（發現錯字）咦？大娘！（笑了）「舉」字下邊那個「手」字怎麼多了一下子？

母：（插了一句）沒上過學堂就是不行啊。

戴：（笑了）怎麼「手」上多了一下子？喲，那不成丁六指兒啦！哈哈……。

梅：（拿剪子剪了一下）這回就對了。大娘，一會兒把那個字剪完，我就送去。

戴：哎，鳳梅，紅布借着了沒有？好往上釘字啊！

梅：（心中有數）有。

戴：有啦？

梅：有！（回到屋裏）

（謝打起呼嚕）

戴：（順聲音望到葡萄架下，走近兩步）哟！那還有一個大活人哪！
這老佩巴頭子，局（兒）不大，還緊着抽上啦！

母：（小聲地）這兩天，你沒看見嗎？心不順哪！頭晌跟鳳梅媽還吵了
回嘴，把鳳梅媽氣的上後街大姑娘家去了。

戴：看出來啦，一天價像誰該他二百吊似的。不曉曉退組退組的啦？
母：誰知道？够噲！

戴：（埋怨地）這老佩巴頭子，跟春海就算勁兒上啦。昨天下午開會提春海
當候選人，他就是橫扒拉豎擋着不同意。心眼都長到肋巴子上去啦！

母：（見謝翻了個身，忙向戴呶呶嘴）……

戴：怕什麼？當他面也一樣說！（把話拉回來）就怨他，在會場上這一鬧，昨天晚上就沒曉曉出個頭來。可是再有幾個像他一樣的，隨風倒，春海興許就選不上……

母：（若有所思地）選不上……可也好。

戴：嘖嘖，大嫂，看妳說的，好人爲什麼選不上啊？這回咱們老百姓要好好地當家作主，可不能讓不三不四的人攪和咱們哪！（不耐煩地）哎，大嫂！妳不都知道嗎？

母：不是，嗨，春海上朝鮮抬担架回來就當村長，這一年多，我爲他操老了心啦。一天到晚，他心都長到村上去了，忙的連飯都不顧得吃。去年冬天領大伙送公糧，把腳凍的呀，都鼓腫了，走不動道，妳沒看見遭的那個罪！哪回出民工都是他領頭去，家裏活就誤老

啦。妳看（指牆外木杆子），木杆子從東山大老遠買來都有半個月啦，牲口棚子還沒搭上，兩條牛就拴在破厦子裏擠擠巴巴的。哎，再幹，她大孀，就誤活還算小事，得罪人可真得罪不起啊！

戴：那是說哪去啦？春海那孩子，脾氣急一些，嘴冷點是不假，可他心眼好，對誰也沒有厚薄，一個成色。得罪人？（望謝）哼！也就是得罪他那樣的吧，待人處事總怕沾不着香油，淨耍私心眼，叫人家說了還不服，就記仇，屬後老婆的。

母：嗨，別人好，提別人不行嗎！

戴：（聲調稍高）行是行，可是事要公道啊，够代表的就一定要選，不够的就不能選，好人壞人要看清，不能馬馬虎虎。代表是給咱們辦事的主嘛！

（謝被吵醒了，聽了聽）

母：（點點頭）是啊……。

戴：像昨天還有人提水利委員馬元貴當候選人……

母：馬元貴？是不是鳳梅的姑舅哥哥？

戴：不是他是誰！八杆子打不着的那麼一門親戚。（聲調稍高）他若够，咱月亮灣再就找不着個人啦！

謝：（爬起來）我的老嫂子，把妳那「無綫電」大喇叭閉上吧！煙老婆高聲！

戴：（佯怒）你說什麼，老倔巴頭子？

母：（制止地）你可別捅蜂子窩啦，他淨嚙熊話！

戴：嫌呼我啊？誰讓咱倆住一個院咧？包點屈吧！

謝：（聽着站起來了）妳呱呱什麼？人家剛睡著，就給呱呱醒啦。

戴：（故意地）呱呱你哪！

謝：我又怎麼的啦？

戴：（和藹地）哎，說點真格的，你說，咱們月亮灣這一個選區，要提三個候選人，提誰好啊？

謝：（推託地）誰心裏都有數，還用說！

戴：（稍有不滿）噲！人家跟你說正經事嘛！你說誰行？

謝：（不得不說）大伙提的那兩個我也同意。

戴：（故意地）你還能同意于支書？

謝：怎麼不同意？那是個好人哪！就是叫人家從心裏往外贊成，去年咱們的高梁怎麼多打了？日子怎麼過的更寬綽啦？那不是于支書領咱們大伙密植的嗎？人家帶着病下地，把藥拿到地裏吃。辦什麼事，都和咱們大伙核計，遇事還請咱們這幫老頭開個座談會，出個主意。好事多啦，那是沒說的。鳳梅呢，她是我閨女，大伙都擁護，我也

沒什麼意見。

戴：這才有兩個，那一個呢，提誰？

謝：（想了一下，推諉地）嗨，我要去看看菜地，妳別問了好不好？

戴：你說說，我若看着好了，我也提他。（謝仍欲下）嗨，你說說嘛！

謝：（笑了）嘿，就是那誰——王福安唄！

戴：咦？他哪場帶那個架？

謝：也能辦事嘛！脾氣好，跟誰也不拌嘴……

戴：（有些不高興，忙接）得啦，得啦。那是個「老太平」，淨穿雞毛

鞋，走乾溜道，顧自個還顧不過來，能給大伙辦事嗎？

母：（插一句）王福安哪，不撥燈也不添油，人家可倒不得罪人。

謝：行嘛！

（鳳梅拿着紅被面布、紙字上）

戴：我是不同意啊，還是得說春海够。咱們心眼可要放正了……

謝：（望着楊母在那做活，不便說出什麼，着急地）老嫂子，這可是我自個的事！（欲下）

梅：爹，你還這麼說？選舉不光是你一個人的事，也是大家伙的事，是爲了咱月亮灣的老百姓，把生產搞好，過好日子啊！

謝：（沒屑得吱聲，見紅被面）咦？鳳梅，妳把被面拿出來幹什麼？

梅：（整理着布、字）往上釘字，開大會好掛。

謝：呀，還沒做呢，就給「踢登」啦？

梅：不能！在大樹底下開會，掛那麼一會兒工夫就「踢登」啦？

謝：簡直成了敗家子啦！

梅：爹，這是開選舉大會用啊，你哪輩子遇見過這個事？

謝：還必得妳拿？妳媽回來也不能讓啊！

梅：我媽不像你。

謝：（急的够噏）那不是大風颳來的，那是錢買的呀！

梅：（沉着地）是啊，這是我自個幹活掙錢買來的，「踢登」了就當我幹別的花了。

謝：（生氣，不得已地）好！好！妳趁，妳趁……算我沒說，算我沒說……（下）

戴：（把字剪好，交給了梅。梅在收拾）我當妳是管別人借紅布呢，還是妳自個的被面啊！嘖嘖，這姑娘就是敢做敢為！

梅：（整理字、布）我爹那小心眼兒，也太蠟虎啦！……

（于支書在大門外吆喝牛，片刻提小棍上）

梅：于支書……。

戴：哟，我當是誰呢！

母：（站起來，拉子）快坐到這兒來吧，你這是幹什麼去？

子：一會兒咱們組裏的人都要去耙稻地啦。

戴：喲，人家都要耙地了，咱們地連水還沒放呢！

子：我知道，你們東南角上那塊稻地得趕快動手啦。

梅：（對子）春海還沒回來，稻地的事，我還沒當他說呢。

子：啊……我找他還有別的事。哎，我告訴妳吧，妳跟他談談。（欲進

謝屋）

母：（搶上去）他大哥，這兩天我可正核計要去找找你呢，你看這在一個院住着，多少年的老鄰居啦！……

子：（笑了）唔，我知道啊，我就是特意找春海來的，有不少事要辦啊！

母：（奇怪地）呀，你知道啦？

（衆笑）

戴：咱支書啊，可不簡單，能掐會算哪，村裏出什麼事都知道。

于：（對母）大嬸，別愁，事有專人在，說破無毒，把話說開就好了。

母：那就好哇，若不，怎麼整？（對于）我可最信服你呀，你真是有求必應。

于：（打趣地）哎呀，那不成了老胡仙了嗎？（衆笑）還是靠大家伙幫助的啊！……（于、梅入謝屋）

母：（望謝屋）嬸大嬸，妳說于支書找鳳梅幹什麼？

戴：人家不是婦女委員嗎？

母：我可真稀罕這姑娘，妳說炕上、地下、屋裏、屋外……

戴：從小一落草我就看出來了，——不是我給揀的嘛！比水桶高不多少，就又挑水、又放牛，在地裏拌搭着長這麼大的呀！看看現在，咱月亮灣有幾個像鳳梅這樣的啊！若不叫她呼動着，咱組內組外，